

梦长安

文 / 胡文涛



这是一座让我迷恋的城市,从小时懵懂的记忆到后来的频频回首,从千余年前的暮鼓晨钟到今人一次次梦回大唐,从几度繁华几度衰落的十三朝古都到一声秦腔唤醒的千年城墙……这座城市,我姑且称它为长安。

这是一座承载着太多内涵的城市,它见证了赫赫宗周、泱泱汉唐;它装下了一纸文墨、满城流芳;它包容了李太白的年少轻狂,记载了杜少陵的晚年跌宕;它是丝路的起点,是贯通古今的桥梁;它以不同寻常的历史和非凡的气度,引得人们一次次驻足回望。于我而言,西安的历史是可以触碰的。那保留完好的城墙、留下历代凿刻痕迹的石碑、郁郁文哉的孔庙,甚至是阙楼旁的猎猎旌旗,以及泛着红晕的灯笼,让你宁可相信是唐朝留下来的遗物,让你不禁觉得自己不是在品味历史,而是穿越进了历史的一幕。再看看那鼓楼下沐浴暖阳的老者,吼完秦腔吃完泡馍一抹嘴便上东仓集市买菜的寻常百姓,大雁塔北广场上写地书的神采奕奕的老人和孩子们,这种达观通透、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岂非浓缩了前

朝兴衰与千百年巨变的古城才能拥有?这种历史的厚重与闲逸悠长生活气息的结合,也无怪乎时人称西安是“一城文化、半城神仙”了。

一直都很喜欢灯笼里透出朦朦胧胧微光的感觉,不知是受了辛弃疾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影响,还是源于朱自清那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给予我的美好憧憬,抑或是读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后引发的无限遐思。总之,那种透过宣纸而变得柔和雅致的光亮,连同那被通体照明后的木制古建筑,似乎能满足我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想象——它既是长安城内上元之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狂欢,也是街坊间里逢年过节“儿童不谙事,歌吹待天明”的质朴。而到长安看灯,则是所有体验中最让人尽兴的一次。长安不会吝惜对灯光的使用,在城墙上行走,每隔几步总会有一串红灯笼垂落在你眼前,借着微风轻轻摇曳。那份醉醺醺的姿态令你也想就地摆上一桌好酒,唤来三五行人共度良宵了。至于城门上那从前威严耸立的敌楼,一到晚上便自顾自地装扮起来,在灯光的打点下出落得如此富丽堂皇,就连那绵延的墙垛,也被灯串走笔走龙蛇般地勾勒出来。站在城墙上远望,一座座矗立着的古建筑被渐次点亮,展现着长安城迎接四海

八方宾客的盛世遗风,即使是被高大的现代化建筑所包围,也丝毫不会扭捏作态。它在提醒着世人们,自己才是城内最早的主人,你完全不必忌讳现代人的眼光,而把自己想象成一介车夫,一位将军,一名大儒,或是那高居庙堂之上威仪肃肃的天子也未尝不可。

长安有着太多的文化积淀,这里有过玄奘西行的脚步、太白遗留的诗篇,真草隶篆在此处荟萃,天子的仪仗队从这里启程。遥想着一千多年前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玄奘法师不顾朝廷的反对,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执意西行,临别前望着皇城方向袖口一拂,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长路。有唐一代,诗歌、书法、绘画等领域名家云集,李太白的那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让无数后来人在瞻仰大唐的繁华之外,又多了一份怀古幽思;王摩诘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则让世人看到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处世哲学,也反映了在唐代思想交流空前活跃的环境下孕育出了何等超脱的智慧。而在书法艺术方面,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在唐朝已初具规模,从“颜筋柳骨”到“颠张醉素”,名家辈出,各辟佳作。长安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强盛王朝的兴起。作为王朝的都城,长安便当仁不让地承载了这厚重的文化积淀,并在之后的历朝历代中持续滋养着三秦大地上人们的精神生活。

长安,这座用无数残碑拓片、秦砖汉瓦也讲述不完的城市,注定将会成为我往后余生频频回首,魂牵梦绕的地方。

蜗居疗法

文 / 周仁祥

咸鸡腊肉,麻糍丸子,新裤新袄,都是旧时记忆,儿时过年景象。

白驹过隙,多年后,过年之于我,也就没有了太多期许,竟与平素无别。

庚子新岁,一场瘟疫突然袭来,打破了昔日的良序,冲淡了对春节美好的希冀,从街头到巷尾,从武汉到全国。惊愕之余,也只能是等待,等待花开。

数日后,武汉封城。电视广播轮番轰炸,戴口罩,勤洗手。疫情来临,口罩出门,防患未然。前几日偶然购得的一包口罩,此时竟成了我蜗居的第一防护装备,开始发挥作用。

居家隔离,关了数日,无聊堪虞。难得的清闲自在,躲进书房,磨一阵墨,自由书写,可以按套路,张猛龙,圣教序,礼器碑都很酣畅;也可以不按套路,画鬼画皮,就是随意,小草盈盈,擎窠巨幅,大风大浪,平静如常,不需考虑评委的好恶。

蜗居抗疫,还可以读书,疗法自然。守住一树梅,何须他人陪伴。看一本《活着》,或掏一本《民国语文》,穿越时空,效仿百年前学子,看看旧时纲常名教。

蜗居抗疫,不计风雨,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天晴阳台晒花草,下雨陋室弄竹石,何乐而不为。搬弄所藏数十印章,个个钦印赏兑也可,拍照摆谱也可,独自赏玩,不与他人言,不发朋友圈,手插口

袋,谁都不碍,无关功利,不累世俗。或者干脆取出两方印石,走刀吱吱,片片碎石爆裂,歪七歪八的数个字即露印面,顷刻心情作美,风和日丽,或拙或劣,或丑或美,都是把戏,不去计较得失。

讯息网络时代,蜗居一室,足不出户,即可轻松游遍大江南北,也可了解江山风雨情。如此蜗居,不是厌世,不是隐居,也不是如古人退避山林与世隔绝。沈从文说:“只有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才会发现,原来还有个自己。”当然也非独处守心那般严重,心该守则守,都是道德准则,心猿意马也罢,胡思乱想也罢,都不碍事。停下来歇一歇,重新品读自己,发现新的自我,活好当下,珍惜眼前,即是片刻的美好。既无古人慧根和造化,洗涤灵魂,著书立说,不求闻达于世,自我消遣,也是听从号召,自我保护,也护他人,抗击疫情。

蜗居自由,但疫情讨厌。我的快乐自由都是微小的事情,火神雷神镇压瘟神,让疫情远离,窗外不再是防疫知识的喇叭,空气中不再有病毒的足迹,那是最好。蜗居疗法虽好,自由自在也好,然更加期待没有侵扰的蜗居,没有精神压力的自由。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风雨又走一程,伤口逐渐愈合,只有最好的等待,没有最坏的结局。让未来到来,让过去过去,岁月嫣然,期待花开。

近体格律诗(三首)

郑德华

鼠年迎新

春晚迎新倒数开,
钟声一击鼠年来;
大门推早福神到,
烟爆震连财运雷。
通夜灯明织好梦,
扶窗晨起赏清梅;
洁身喜貌出屋去,
宗庙乡民共贺抬!

家乡初春

嫩芽微绿破温泥,
细草残枝伴小溪。
更喜春阳光灿烂,
新花醉曳绽湖堤!

惊蛰

寒冬雾漫雨相连,
数月蛰休是宿眠;
一记春雷惊旧梦,
推开土被又如仙!

我愿做漓江船夫

晏增光

我愿做漓江上的一名船夫
划着一叶小舟

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

你比云更柔
比风更轻
比镜更明
比天更蓝
一会儿行在水面上
一会儿飘在云彩中

我愿做漓江上的一名船夫
划着一叶小舟
看鱼儿在水底悠闲
看水草在水中招摇
看水下石头的宁静
划着划着
竟皱了你的眉

我愿做漓江上的一名船夫
划着一叶小舟
看你把云收在怀中
把月揽在手中
把山印在心中
划着划着
陶醉在了你的美里

我愿做漓江上的一名船夫
划着一叶小舟
看你如何迎接暴风雨
看你如何澄清浊流
看你如何滋润万物
一万年还是那么平静
划着划着
沉醉在了你的爱里